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  
第十五回 怨春偏侯夫人自縊 失佳人許廷輔被收

詞曰：妾薄命，紅顏自古成孤零。容兮貌兮何所憑，妍兮兮本無定。長門桃李不知春，嫩草承輿偏有興。君不見，昭君千載恨畫師，青塚黑河流不竟；又不見，莊姜悄懷憂心，綠衣黃裡空悲詠。嗟哉豈是天生有私，到底也非君薄倖。有才無命傷如何，茂陵秋雨相如病。

話說煬帝在秋聲院賞月飲酒，忽見仙女自月中飛下，正要戲她，不期被她哄回頭，便跨彩鸞飛起在碧梧之上，說道：「皇帝戲侮仙使，豈不得罪嫦娥！」煬帝慌忙笑謝道：「冒觸仙子，朕雖得罪，但好色乃人之常情，嫦娥或亦相諒。」仙女道：「皇帝宮中，自有嫦娥，尚不能識，卻又妄想天上嫦娥，何捨近而求遠也！」煬帝道：「宮中拽括盡矣，哪有嫦娥遺下？」仙女笑道：「不久將自知也。就是皇帝的十年夢兆，亦先見於此人身上。」說罷，叱彩鸞騰空飛去。煬帝欲再問時，已高入雲中，不可見矣。煬帝與蕭後眾人就像夢一般驚訝了半晌，說道：「有這等奇事！」蕭後道：「莫非是誰弄的幻術？」梁夫人道：「大家明明眼見，如何是幻術？」煬帝道：「昔傳西王母降於漢宮，萼綠花降於羊權家，麻姑降於蔡經家，只以為妄誕之前，若以今日之事看來，信不誣矣。」大家十分歡喜，只痛飲到到月色西沉，方才各各處散去。正是：

天低露冷彩鸞飛，仙子乘鸞月下歸。  
恨不隨風逐明月，憑誰問取是耶非。

次日，煬帝因夜來彩鸞棲在碧梧之上，遂改秋聲院為棲鸞院。又因仙子說宮中自有嫦娥，又叫宦官許廷輔吩咐道：「朕久不游後宮，恐有冶容豔色，塵埋其中，你可前去細細採選一番，如有美貌者，即時送入西苑備用，不許遺失一人。」許廷輔領了聖旨，隨即到後宮來採選。原來許廷輔是個好利之人，煬帝差他選天下美女時，專一詐騙民財。有圖女兒富貴要入選的，他卻嫌長道短，不肯選入；有捨不得女兒入宮的，她卻坐名拽索，定要來選，也不知詐騙了天下多少金錢。回朝時，煬帝說印選女有功，又加官厚賞。因此出入隨朝，十分興頭。這一日恰又差他後宮採選，他因前番得利，這次焉肯白選！到了後宮，便裝模做樣，立起規矩：有禮物送他，方來一看；若是沒有禮物，任他毛嬙、西子，也都高高擱起。況那後宮最大，殿掖頗多，嬪妃采女，就如雲屯狼集一般，便少選了幾人，也沒處查帳。因此這些宮女，凡略有幾分顏色，便沒奈何，只得除簪珥，下道飾，或是珠翠，或是金玉，都暗暗央人送他，方求得他來一顧。選不上的，只當認晦氣白送；若是選上了，便出題目要上許多禮物，方才替她列上一個名字。選了月餘，只選有百十多名。送到西苑來見煬帝。煬帝看見都是中人之資，便胡亂撥到各處應用。心下只道後宮沒有十分絕色，也就罷了。誰知真正有色的婦人，就像真正有才的男子，寧甘玉碎珠沉，決不肯枉道去買囑小人，以圖幸進。故往往死得可憐可惜，為千古傷心。卻說這後宮有一個侯夫人，生得天資國色，百媚千嬌，果然是沉魚落雁，閉月羞花；又且賦性聰慧，識字能詩。自十五歲選入宮來，自倚著有才色，又正值煬帝好色憐才，只以為阿嬌的金屋，飛燕的昭陽，可計日而到。誰知才不敵命、色不如時，進宮三年，從未曾一見君王之面。終日只是焚香獨坐，終宵只是掩淚孤吟。妝束得花香柳綠，畢竟無人看見；打點得帳暖衾溫，仍舊是獨自去眠。過了黃昏，又是長夜；才經春晝，又歷秋宵。也不知捱了多少淒涼，也不知受了幾何寂寞！天晴還好支撐，到了那淒風苦雨之時，真個魂斷骨驚，便是鐵石人，也打熬不過。日間猶可強度，到了那燈昏夢醒的時候，真個一淚千行，哪裡還知有性命！正是：

世間多少傷心境，唯有長門最可憐。  
無命有才空墮淚，不如一死謝蒼天。

侯夫人起初猶愛惜顏色，強忍死去調脂弄粉，以望一時的遇合；怎禁得日月如流，一日一日只管空度過去。不覺暗暗的香消玉減，雖有幾個同行的姊妹時常來勸慰，怎奈愁人說與愁人，未免倒轉添一番悽慘。後來聞得煬帝有旨親選後宮，侯夫人又空喜歡了一番。不期只選得一兩宮，因不中意，又停止了。這一遍又聽得許廷輔來選，侯夫人未免又動了一片望幸的念頭，誰知許廷輔必要禮物方肯來選。侯夫人聽知此信，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老天既生妾這般薄命，何消又生妾這樣容顏！」一個心腹宮人說道：「夫人何必自苦！有的是珠玉，何不拿幾件去送他，得能夠見了萬歲，便不愁富貴矣！」侯夫人道：「妾聞漢王昭君，寧甘點痣，必不肯以千金去買囑畫師；雖一時被害，遠嫁單于，後來琵琶青塚，倒落了個芳名不朽。誰不憐她惜她，畢竟不失為千古的美人。妾縱然不及昭君，若要將珠玉去賄賂小人，以邀寵幸，其實羞為。」宮人道：夫人若如此拗性，豈不辜負了這般容顏！」侯夫人含淚說道：「妾豈不知！但恨生來命薄，縱使見君也是枉然，到不如猛拼一死，做個千載傷心之鬼，也強似捱這宮中寂寞。」宮人知強她不得，只得聽命。又捱了數日，早聞知許廷輔已選了百十餘人，送入西苑去。侯夫人情知又是一番虛話，遂大哭一場，說道：「妾此生終不能見君矣！若要君王一顧，或者倒在死後。」說罷又哭。這一日茶飯都不去吃，倒走到鏡台前，妝束得齊齊整整，又將自制的幾幅烏絲箋，把平日寄興感懷詩句，撿了幾道，寫在上面。又將一個小錦囊來盛了，係在左臂之上，其餘的詩稿盡投在火中燒去。又孤零零的四下裡走了一回，又嗚嗚咽咽的倚著欄杆哭了半晌，到晚來靜悄悄掩上房門，又哭個不止。雖有幾個宮人陪伴，因見她悲傷慣了，也不甚在在。侯夫人捱過三更之後，熬不過那傷心痛楚，遂將一幅白綾懸於牀上，自縊而死。正是：

人生最苦是傷心，心到傷時苦莫禁。  
酸入肺腸猶可轉，痛沉骨髓更千尋。  
香魂已斷愁還在，玉貌全銷怨尚深。  
試弔長門風與月，悲悲冷冷到如今。

又云：  
仇仇造物恨蒼天，玉美如何不保全！  
既是合如雲影薄，不應顏比月華鮮。  
閒追舊中真堪痛，細讀新詩更可憐。  
謾道君王能好色，宮中失卻小嬋娟。

幾個宮人聽見聲息不好，慌忙跑進來救。解得下時，早已香消玉碎，嗚呼逝矣。大家哭了一回，不敢隱瞞，捱到次早，只得來報與蕭後。蕭後隨差宮人來看，宮人在左臂上撿得一個錦囊，送與蕭後。蕭後打開看時，卻是幾首詩句，遂照舊放在囊中，叫人送與煬帝。這日煬帝正在寶林院與沙夫人談論古今的得失，煬帝道：「殷紂王只寵得一個妲己，周幽王只愛得一個褒姒，就把天下壞了，朕今日佳麗成行，而四海安如泰山，此何故也？」沙夫人道：「妲己、褒姒的顏色，不顧天下，天下遂由此漸漸破壞。今陛下南巡北狩，何等留心治國，天下豈不安泰！至於萬機之暇，宮中行樂，妃妾雖多，褒姒二人之恩，亦厚極矣。」沙夫人道：「溺之一人謂之私愛，普同雨露然後叫做公恩。此紂、幽所以敗壞，而陛下所以安享也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妃子之論，深得朕心！朕雖有兩京十六院，無數奇姿異色，朕都一樣加厚，從未冷落了一人，使她不得其所。故朕到處歡然，蓋有恩而無怨也。」二人正談論的快暢，急見蕭後差宮人送錦囊來，就報知侯夫人之事。煬帝也只是尋常妃妾，死個把沒甚要緊，還笑笑的開錦囊來看，及打開時，見是幾幅絕精的烏絲箋紙，齊齊整整寫著詩詞，又且字體端楷，筆鋒清勁，心下便有幾分惻然動念。先展開一幅來看，卻是《看梅》詩二首。

其一云：  
砌雪無消日，捲簾時自顰。庭梅對我有憐意，先露枝頭一點春。

其二云：

香清寒豔好，誰惜是天真。玉梅謝後陽和至，散與群芳自在春。

煬帝看了大驚道：「宮中如何還有這般美才婦人！」忙再展開第二幅來看，卻是《妝成》一首、《自感》三首。

《妝成》云：

妝成多自惜，夢好卻成悲。不及楊花意，春來到處飛。《自感》云：

庭絕玉輦跡，芳草漸成窠。

隱隱聞簫鼓，君恩何處多！

其二云：

欲泣不成淚，悲來翻強歌。庭花方爛漫，無計奈春何！

其三云：

春陰正無際，獨步意如何？不及閒花草，翻成雨露多。

煬帝見了，連連頓足說道：「可惜可惜！」再展第三幅看時，卻是《自傷》一首。云：

初入承明殿，深深報未央。

長門七八載，無復見君王。

春寒入骨清，獨臥愁空房。

颯履步庭下，幽懷空感傷。

平日新愛惜，自待聊非常。

色美反成棄，命薄何可量？

君恩實疏遠，妾意徒彷徨。

家豈無骨肉？偏親老北堂。

此方無羽翼，何計出高牆。

性命誠所重，棄割良可傷。

懸帛朱棟上，肝腸如沸湯。

引頸又自惜，有若絲牽腸！

毅然就死地，從此歸冥鄉。

煬帝也不曾讀完，就泫然掉下淚來說道：「是朕之過也！朕何等愛才，不料宮闈中倒自失了一個才婦，真可痛惜！」再拭淚展第四幅看時，卻是《遺意》一首云：

秘洞扃仙卉，雕窗鎖玉人。

毛君真可戮，不肯寫昭君。

煬帝看了，勃然大怒道：「原來是這廝誤事！」沙夫人問題：「是誰誤事？」煬帝道：「朕前日曾叫許廷輔到後宮採選，他何不選此人！其中一定有弊。這詩又說『毛君真可戮，不肯寫昭君』，明明是怨許廷輔不肯選她，故含憤而死。」便要叫人拿許廷輔。沙夫人勸道：「許廷輔只知觀看容貌，哪裡識得她的才華。侯夫人才華固美，不知容貌如何？陛下何不差人去看，若是顏色尋常，罪還可赦；倘才貌俱佳，再拿他未為遲也。」煬帝道：「若不是個絕色佳人，哪有這般綿心繡口！既是妃子如此說，待朕親自去看，遂別了沙夫人，隨即乘輦還宮。蕭後接住，遂回到後宮來看。進得宮來，只見侯夫人還是個二十來歲的女子，雖然死了，卻妝束得齊齊整整，顏色尚然如生；腮紅頰白，就如一朵含露的桃花。煬帝看了，也不怕觸污了身體，走近前，將手撫著她屍骨之上，放聲痛哭道：「朕這般愛才好色，宮闈中卻失了妃子；妃子這般有才有色，咫尺之間卻不能遇朕。非朕負妃子，是妃子生來的命薄；非妃子不遇朕，是朕生來的緣慳。妃子九泉之下，慎勿怨朕。」說罷又哭，哭了又說，絮絮叨叨，就像孔夫子哭麒麟一般，十分淒切。正是：

聖人悲道，常人哭色。

同一傷心，天淵之隔。

蕭後勸道：「死者不能復生，願陛下保重。」煬帝方才住聲說道：「這都是許廷輔這廝，誤我大事！」遂傳旨叫拿了下獄，細審問定罪。一面叫人備衣衾棺槨，安葬侯夫人，又叫宮人尋遺下的詩稿。宮人回奏道：「侯夫人做詩極多，臨死這一日，哭了一場，都盡行燒燬，並無所遺。」煬帝痛惜不已。蕭後忙治酒來解惱。煬帝一邊飲酒，一邊將侯夫人的詩箋放在席上，看了又看，讀了又讀。看一遍，說一遍可惜；讀一遍，道一遍可憐，十發珍重愛惜。隨吩咐朱貴兒、杏娘、雅娘眾美人，翻入樂譜，時時歌唱。蕭後見煬帝怏怏不樂，只是將酒來勸。煬帝吃到半酣之際，更覺思念情深。隨叫取紙筆，自制祭文一篇去祭她。祭文道：

嗚呼妃子，痛哉蒼天！

天生妃子，胡為不全？

容兮佼佼，才兮仙仙。

奈何無祿，不享以年。

十五入宮，二十歸泉。

長門五載，冷月寒煙。

既不朕遇，誰能妃憐！

嗚呼痛哉，一旦自捐！

覽詩追悼，已無及焉。

豈無雨露，痛不妃沾。

雖妃之命，實朕之愆。

悲撫殘玉，猶如花鮮。

不知色笑，何如嫣然！

淚下成血，心傷如煎。

縱有美酒，食不下嚥。

非無絲竹，耳若充懸。

妃不遇朕，長夜孤眠；

朕不遇妃，遺恨九泉。

朕傷死後，妃苦生前。

死生雖隔，情則不遷。

千秋萬歲，願化雙鴛。

念妃香潔，酌妃蘭荃。

妃其有靈，來享茲筵。

嗚呼哀哉，痛不可言！

煬帝做完了祭文，自家朗誦了一遍，連蕭後不覺也墮下淚來，說道：「陛下何多情若此！」煬帝道：「非朕多情，情到傷心，自不能已。」隨叫一個太監賜祭一壇，就將祭文燒在她靈前。十六院夫人，聞知煬帝厚治侯夫人的葬禮，也都備了禮物來祭弔。蕭後見眾夫人來祭，也只得拿些香燭紙帛，差人去賜弔。煬帝又差人相擇高原之地，卜吉厚葬。又敕郡縣官厚恤她家父母。侯夫人雖生前不曾受用，死後倒也一時之榮華。正是：

莫道紅顏金薄命，人情到底惜芳魂。

生前縱未君王寵，死後猶沾雨露恩。

煬帝厚葬侯夫人不題。卻說許廷輔拿在獄中，被刑官三拷六問，熬煉不過，只得將索騙金錢禮物，方肯來選的事情一一招出。刑官得了真情。忙具本奏和煬帝。煬帝大怒道：「這廝原來如此大膽！」就要叫發去東市腰斬，卻虧眾夫人再三苦勸。原來十六院夫人，都是許廷輔選入來的，今日親承恩寵，未免念他舊功，故竭力替他勸解。煬帝道：「若不斬他，何以謝侯妃於地下！既是眾妃苦勸，免他身首異處，一刀之苦。」遂批旨賜許廷輔獄中自盡。正是：

只倚權貪利，誰知財作災！

雖然爭早晚，一樣到泉台。

又云：

何物貂#賤，傷殘白玉枝。

百身猶莫贖，一死更何辭！

煬帝既將許廷輔賜死，只是思念侯夫人不已。眾夫人百般勸慰，煬帝終有幾分不暢。蕭後道：「日前仙使曾說宮中自有嫦娥，今其言已驗。但侯夫人既死，思之無益，何不還到後宮去選？或者更有美色，也未可知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之言有理。」遂回到後宮來選，怎奈後宮有千宮萬殿，一時怎能夠遍選！來選的未必色美，色美的未必來選。煬帝心生一計，叫傳旨各宮，不論夫人、貴人、才人、美人、嬪妃、采女、或是有色，或是有才，或是能歌，或是善舞，凡有一才一伎之長，都許報名自獻，俟朕親覽錄用。有能薦拔一人者，賞千金；誤報者不罪。自此旨一出，不數日，也有論詩的，也有善畫的，也有能吹彈歌舞的，也有會投壺蹴的，都紛紛來獻伎。煬帝大喜。隨命值酒在顯仁宮大殿上，召蕭後與十六院夫人，都同來面試眾人。這一日，煬帝與蕭後並坐在上面，眾夫人都羅列坐在兩旁；下面卻排下幾張長書案，盡將筆墨紙硯和笙簫弦之類放在上面。能詩的，煬帝就出題目，叫她吟詠；會畫的，煬帝就說個景致，叫她摹寫；能吹的，就叫她吹；能唱的，便叫她唱。一霎時，筆墨縱橫，珠璣錯落，宮商遞奏，鸞鳳齊鳴，真個是一時之勝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簇簇宮娃，團團閨秀。各逞奇思，如文場之鏖戰；咸誇長伎，似武士之爭衡。臨風索句，逞詠雪之才情；對景濡毫，施潑雲之妙墨。龍蛇競筆，落紙千行；風雨鳴弦，瑤琴一曲。舞低秋月，絕勝楊柳纖腰；歌罷春風，不減櫻桃小口。投壺處，玉輕飛銀箭；蹴場，金蓮亂綴明珠。琵琶半面，塞下流來；玉笛一聲，月中飛出。真個皓齒生香，娥眉吐媚。莫言無處不銷魂，若個有情能不死！

煬帝看見一個個伎藝超群，容顏出眾，滿心歡喜道：「這一番遴選，方不虛也！」隨各各賜酒三杯，隨查了名字，或封美人，或賜才人，共選有二百餘人，都一一送入西苑供用。查到臨了，單單剩下一個美人，也不作詩，也不寫字，也不歌，也不舞，立在半邊，默默不語。煬帝再仔細將她一看，只見那女子：

貌風流而品異，神清俊而骨奇。

不屑人間脂粉，翩翩別有丰姿。

煬帝忙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別人都獻詩獻畫，爭嬌競媚，你為何不言不語，立在半邊？」那美人見煬帝開口問她，她慌不忙，慢慢的走上前來答應。只因這一問，有分教：昏君短氣，淫主驚心。正是：

國運潛消滅，天心暗改移。

昏昏都不識，卻有慧心知。